目　录

辛亥革命富顺见闻……杨漫华（1）
富顺县辛亥革命回忆录……刘成禄（6）
伟大的统战风格……张肩重（10）
从“还我河山”想起冯玉祥将军……杨汝纶（13）
“以脚报国”的杨漫华……苏铁生（15）
我对李宗吾先生的回忆……王善生（19）
“南社”重要作家张光厚……刘海声（23）
易昌楫先生及夫人宋令修……李湘瑶（27）
王德熙在富顺……王维德（32）
郭梦芝先生轶事……陈仲贞（39）
“南京抗战”亲历记……聂忠良（42）
追忆我任县长期中的几件大事……张孟才（48）
唐高远教授……雷万盛　苏铁生（57）
刘圣崇生平及有关医、药学资料……刘人喜（60）
富顺县银楼（银匠铺）今昔……李孔遗（74）
富顺的制墨手工业……杨　毅（90）
友联医院始末……舒序常口述　刘仁德整理（93）
富顺县施医所、戒烟所拾零……蔡仲康口述
……蔡启云　马礼恭整理（96）
抗日战争期中的防空防护组织与县城
被炸情况……刘朝纲　（102）
富顺风光（一）……刘海声　（107）
1、文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2、西湖
3、“钟秀”三绝
4、刘光第墓
5、回澜塔
富顺名吃特产（一）
富顺刘锡禄豆花……刘海声 （111）
牛佛“红萝卜龙”……“牛佛多种经营办” （113）
流水沟手工细面……张万熔 （115）

辛亥革命富顺见闻

杨漫华

我系四川富顺县人，仅就我家及富顺亲友参加辛亥革命的史实，略述如下，以供参考。时历七十载，时间与地点，或有出入；因父兄等均已弃世，无从查证，尚希知者予以指正和补充。

（一）我的家不知若干年前，由湖广麻城县孝感乡迁至四川资中县落户。曾祖父杨锡山后来因家中人渐多，生存不易，乃率祖父首昌到富顺县谋生，留幺曾祖父一房，看守祖茔及祠堂。某年祖父母染疫，于十日内先后亡故，留下父亲弟兄三人。父年最幼仅六岁，由曾祖父抚养。不数载，曾祖父又病殁，幸大伯父子明已成立，二伯父子文与父亲子云，兄弟三人相依为命。在清朝废科举前第二期，父亲得中秀才。后考入成都尊经书院。幺曾祖父之子，叔祖禹昌，来富顺我家，与父亲及大堂兄锐初同窗攻书。叔祖禹昌，非常用功，时在灯下夜读，书声琅琅，甚为悦耳；如果他声寒怆，甚至哽咽时，必是读出师表或陈情表这类古文。祖孙三代志同道合，后来叔祖禹昌、父亲子云、大堂兄锐初，都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父亲道："别人常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老子硬要造反，到底成功了嘛！"

辛亥年前，有一天，我正在院内玩耍，忽见父亲匆匆地从大门进来，我便跟进房内，母亲笑嘻嘻的说："好了好了，没有猪尾巴，多干净！"一方面拿裁衣服的大剪刀在父

亲身后修理他未剪齐的短发，原来父亲的辫子不见了！弟弟跑来抓我的小辫，要母亲也替我剪，我吓哭了。父亲笑着说："小东西，我们是男降女不降，妇女仍是汉人装束，不剪辫子"。又说，他那天当众演讲，要革命的先剪辫子。父亲在富顺县是第一个先剪辫子的人。从此风声更紧了，清廷便把我家列入黑名单，指定捉拿这三代革命党！

大伯父死时，父亲年方弱冠，带着三个堂兄，负担全家十余口生活重担，十分艰苦。清廷追捕革命党人，父亲和大堂兄经常不在家；母亲深明大义，主持家务，甚为辛劳，而毫无怨言。我家自曾祖父由资中来富顺时，开设一个日用杂货铺，出售面盆、肥皂、毛巾、线袜之类。后来发展成为绸布店，派二堂兄敏初学徒来掌管店中业务。先是独家经营，后加入亲友股份，至四十年代初因经营不善而倒闭。我家当时因父兄出走，献身革命，一家生活全靠这小商业维持。母亲萧湘云有相当文化，自学成材，持家精打细算，吃苦耐劳，事必躬亲。得以度过困境。

记得有一天晚上，我睡得正香，母亲摇醒我，在耳边轻轻说："快起来到外婆家去！"我很高兴；但天还未亮，便说太早了。母亲摇手制止我，穿好衣服；仍和往常一样和弟弟坐在一担箩筐内，有人挑到一处城墙上。我正奇怪，为何不出城呀！母亲给我们嘴里塞了一块米花糖，先是大、二两位堂嫂和大伯娘，挽着一根粗绳子，由城墙一个破缺口吊下城去。轮到我时，仍坐在筐内，接上粗绳往下吊。我心中十分害怕，因见母亲严肃的样子，不敢做声；两手紧紧抓住箩筐的绳子，恍恍悠悠垂下，嫂子们将我抱下，然后再提绳上城吊下弟弟，他嘴里还不停的吃着东西；母亲是最后一个下城。母亲为人，向来就是这样：好事让别人，困难留给自

已。这次我们全家绕城逃难，是到富顺远郊区童家寺清明寨去，寨子主人有同盟会员某君招待我们。分给我家新建的三间平房，我们在那里住了一年多至两年。父亲和大堂兄始终没来过，也未见到外婆，尽管我很想念他们！忽然一天满街上大放爆竹，象过年一样。有人高声嚷说："好了！反正罗！再不受气了！"母亲满面笑容，忙进忙出预备全家吃的以表庆祝。她那天亲自动手，精制又薄又细的鸡蛋面条，还配上四个冷盘。我觉得这次的鸡蛋面特别好吃，争吃了一大碗而无恙，因平时我从未有这样好的胃口，幼小的心灵也知道这是好事！于是我们家又搬回富顺城内故居；可怜屋内只剩下几个泡菜坛子，有的也打破了。母亲却很高兴，因为父亲和大堂兄可以大大方方的住在家里，不再东躲西藏，心惊胆战了。然而不久又听说叔祖禹昌在北京炸袁世凯未中被捕殉难，全家又不得不躲到乡下去，直到袁死后，才又返回县城。这些惊恐奔波劳累使母亲得了肺病，年过四十一岁，便亡故了。那时我只十三岁，弟弟才十岁。父亲在躲避清廷追捕年代，改名'耕九'反正后恢复原名而将子云二字改为仔耘，以作纪念！

叔祖禹昌死后，与黄张二烈士，以及炸清朝大员良弼的川人彭家珍同葬北京万牲园四烈士墓。叔祖名下得一千两银子的恤金，规定由同盟会员代领。我父亲又是族人，每年由父亲向四川省政府具领，将恤金交给禹昌的生父幺曾祖父，币制改元一千两变为一千元。军人执掌川政后，又改为四百元，父亲生气说："快变成四元钱了！"他真不想代领这笔可怜的恤金。直到幺曾祖父死后，才停止领取。万牲园即现在北京西直门外动物园。解放后，我到北京，每至该园，必到叔祖墓鞠躬致敬！我曾在友人处，亲见"四川省政协文史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资料”第二集刊有孙中山先生和夫人宋庆龄在四烈士墓前的照片。文化大革命后，我又到动物园，四烈士墓遍寻不见。据人云，被红卫兵铲走，不知搞到那里去了！真是岂有此理，令人气愤！！！

民国成立，父亲仔耘做了四川省两任县知事，两袖清风，卸任下来，只得了一把万民伞和百姓们的夹道挽留。甚至于没有回家的路费，而写信要母亲设法寄钱的！母亲却高兴地说，父亲爱民如子，是包龙图，是杨家的光荣！后来母亲得了肺病，正好父亲任四川省议会议员，我们小家庭四口，便到成都居住，一方面为母亲治病，也为我和弟弟读书。母亲病故，继母入门，我于二七年到上海，抗日战争，我回四川时，继母已死，弟弟虽已结婚，而家庭不美满。父亲年老多病，他晚年生活，由我全力负担，直到一九四八年父病故，算来他今年应有一百零四岁。在富顺同盟会员中，还有我外祖母娘家的兄弟，舅公廖秋华和父亲的友好郭集成，谢持，曹叔实等，分述如下：

（一）廖秋华：辛亥以前，舅公廖秋华和郭集成一同被捕，郭集成是富顺财主郭双盛的儿子，他父亲花了几千两银子，买下郭集成一条命、把他放了；而廖秋华是一个穷书生，被押到刑场杀头！民国成立，政府颁发廖家恤金若干，由我父亲代领，交给死者妻子。我记得，还见过这位舅婆，带着一儿一女，常到我家来，母亲总是殷勤接待，临走还包了一些吃的送给他。

（二）谢持：我到上海时，拿了父亲的介绍信，到法租界白来尼蒙马浪路，会见这位老人。他年纪和父亲差不多，中等身材，戴白片眼镜，布衣布鞋。一会，老太太和她的女儿出来，也是朴素装束，全家对我十分亲切！原来谢老与我父

是患难之交。据后来大堂兄告我，某年因父亲颇有才名，党人公推他去孙中山先生身边任秘书工作；因我伯母生怕父亲远走，她和三个堂兄生活无着，苦求父亲留下，故改推谢持出川，父亲乃将母亲结婚时簪环首饰换来未用的出川路费，倾囊赠与谢持，得以成行。谢家在马浪路住房不大，上海叫一楼一底。室中陈设很简单。谢老有一儿三女。他每天练习书法、打太极拳，生活颇有规律。他那时已是中央委员，后又代理国府主席。我在上海结婚时，便是谢老主婚，因父亲远在四川，专函请他代理主婚人。我在上海那些年，常到谢家探望，把谢老夫妇，当做我的亲伯父母一样尊敬！抗日后，谢老全家由沪返川，借住成都邓锡侯在牛市口附近的庄园，不久病故在此，我非常悲痛！谢老是有功辛亥革命的元勋之一，原任孙中山先生大元帅府的秘书长。逝世时是国府委员，中央政府明令国葬。他始终是书生本色，不以自己的政治地位而发财致富，事实俱在，令人钦佩！

（三）曹叔实，他是父亲的结义好友，我最熟悉的老前辈，也是看我长大的人。他常到我家来，一进大门，便以宏亮的声音，叫我母亲："杨三嫂（我父行三），快把好菜端出来！"因我母善于烹调，亲友们都知道。曾老的亲侄儿，又是谢老的大女婿，曹老也是四川省议员，在成都和父亲常时见面，两人和亲兄弟一般。他也是艰苦朴素的老同盟会员，从未听说他有什么劣迹。在富顺县，谢、曹、杨三家是割不断的至亲骨肉般的关系。这种关系，现已延续到第三代。

一九八一年六月于北京市文史馆

富顺县辛亥革命回忆录

刘成禄　遗稿

编者按：本文系刘成禄先生于一九六一年撰写的《富顺县自辛亥革命迄今五十年之见闻录》的一部份。原文误记之处，加注说明于后。

我县的保路同志分会，是知县孙锡祺鉴于当时川局趋势，人心向往，不得已而先立自治会。后于七月初旬，始允许同志分会成立。渠因恐自井两厂人杂，易出事故，故往井弹压回县，仅达数日，遂令两会停止。人心虽是不满，由于当时县知事在一县中的无比权威，人民只敢心怒而不敢口言，盖有"明朝太监，清朝知县。"更有"抄家知府，灭门知县"的传说所影响。到了十月十日，湖北武昌起义独立之后，川人拥护的呼声最高。自井吴坚仲，联络商团，围杀住井盐务防护军统领周洪勋于理发店中（注），余兵四散，但有小部份窜来县城住了几日。四乡的同志军，亦多到东、南门对岸上的东街、南街住扎，安放大炮于对城山上。其时，四城门已设盘查哨，小船、义渡均停靠于城外河这边，不准起桡。江中上下运货船支，亦一律全靠近城河边，不准起舵。在七月中旬成立的镇阳军（富顺曾属江阳郡，故书院外所立坊，石刻江阳书院，石坊犹存，四字尚在。军名镇阳者，意在镇守江阳之义也），亦令巡逻城墙马道，各城门也全部关闭，往来之巡防军，则不时在城上鸣枪，向对岸山上安炮的同志军示威射击。十月十八日夜半，巡防军用大石撞破善成当砖墙入内劫掠，拂晓逃跑。人民恨极，始开城叫船，引渡同志军进城。（孙知县曾在武昌独立的消息传来后，城内

人心动摇，社会秩序不安，谣喙纷纷，一日数惊之际，经县城士绅面求，择地外出讲演以安民心。孙不得已许就禹王宫大坝，随又改在考棚外坝搭桌举行。是时市民已经罢市停门，齐集听讲。孙正登桌上讲演时，有一健讼的邹道庸，从桌后上去，用剪刀将孙发辫剪掉，孙还为此掉泪。讲演毕，孙即同城中六保和各士绅等沿街叫门，劝令商民营业，保路大事，自会解决。）同志军进城后，即分头追击逃跑之巡防军，一名逃跑掉队的被击毙于西湖内，另有多人被杀于各街巷口及道路中。而孙知县则于全城陷于混乱状态中，早有准备，乘间趁乱随同败军逃走了。

在孙锡祺携印逃走后，同志军大队被迎接入城，首令各家将门前“光绪”牌位撤去，悬挂白纸上书“汉”字的大方旗一面，用志汉族光复之义。同志军头上的帽子和身上的服装，形形色色，颇有似演戏的穿戴者然，背上大刀与腰刀，皆结红球长带，迎风飘舞，矜矜自得。刀剑叉矛，抬枪鸟枪，大铜号领头，摆队巡街，几乎各街都有队伍。并大开仓库整米，昼夜不停。素为县人所恶之豪绅刘尊三，平时把持县事，包揽词讼，群众含愤将其家捣毁，并分散其财物于贫民，群情莫不称快。

当时驻富顺的同志军首领，第一为大足来的张桂山，据说有众二千余人。次为荣县来的范华阶，有众一千余人。三为隆昌来的同盟会党人郭书饶、耿叔宽等有众约千人左右。第四为我县石灰溪来的同盟会党人涂哲、赵建章、文质彬等数百人。同志军于进城后，经各路首领先后几天的协商，取得同意出示和约集城绅到县衙开会，议决由张桂山任司令，范华阶副之。更在前警局处成立军政府，鲁、郭任部长，张、范亦兼军政部长。同时四乡匪起，设立城防专职，四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仍设盘查哨，并派兵出击各乡土匪，时有缴获送回县城。当同志军初入县城，即将原有囚犯全部放出，监卡均为之一空，曾不多时，又已关满。且在城内校场坝山上近大路的两侧和山前地坪处斩决者，每日皆有，为数亦多。同志军需筹之饷，纯赖沿河挡获的官运盐包，售给人民，每包值小钱一千文。惟太原井寨上，有党人简子愚出组同志会，因不服，不愿将截留盐价解送进城，自售自用。其他还有赵化镇和石灰溪等，亦有同样的提取不缴者。

记得有一次杀人，持刀者连杀数人后，刀缺不利，派人回部另取，未杀者则绑离稍远。时郭部住高小校，从窗内递刀出来，刽子手接刀后，竟将一不必杀正派兵来将其召回更审之某犯，推去斩首，刀卷口，遂使刀乱砍致死，而应杀者反被推在后面得以幸免。事闻远近，传为笑柄。

当是时也，成、渝两地均成立军政府。后经双方派人往返协商，最终渝军政府同意裁撤，川中大局，乃告初定。

时值腊月中旬渝军同滇军来县，旋即部署攻击张、范、涂等，郭书箴为巡逻，以防临时事变。滇、渝两军，将张、范、涂等部击溃，旋由郭部驱散，而张等三人则被俘获，关押范部驻军之文昌宫内。未几，在某一夜半，突闻人声嘈杂，灯球灿天，据传系张桂山串通滇军看守卫兵纵放，一同越城逃跑，经换班查觉，当即派兵搜寻未获，到拂晓，滇军遂将范华阶兄弟同涂哲三人杀死于庙内。

次日，由滇渝军长官，集合城中各界父老、绅、商、学等人士于县衙商量善后，推荐郭续成（清拔贡）、张光斗（清举人）等，出组县府，维持地方治安。郭、张二人为正、副司令，经过一番整顿和清乡，并举办四乡团练，选委团保，县城秩序始得初定。但伏莽潜滋，几遍县境。后来郭、张改

称知事。

民国二年，县知事才由四川省正式委任王铭新来县接替。

〔注〕周洪勋，郫县人，少有胆略，怀大志，辛亥时任邛州巡防营之书记，保路运动中杀营长（管带）起义，转战川东南一带，为南路同志军中之劲旅。十月，被推为川东南同志军统领，建立总部于荣县。攻打自流井获胜，进驻自流井，自任“川南大都督”。为地方豪绅所嫉，滇军进据自流井后，被以“纵兵扰民之罪”，杀害于沙湾，死年廿八岁。

伟大的统战风格

——忆周恩来同志与青年党领袖曾琦一席谈

张肩重

一九三九年春，抗日战争进入第三年。时武汉、广州两市先后沦陷，又在长沙大火之后，国民党内部分裂，汪精卫、陈公博之流，竟敢私逃河内，公开叛国投敌。抗战阵营出现了异常混乱和紧张局面。当时，陪都重庆及后方各地，人心惶惶，谣言蜂起，大局阢隉不安。笔者刚从桂林回到重庆，特往市区下半城东林煤矿公司（此系青年党人刘泗英主办的）探视青年党领袖曾琦先生。这家公司地址简陋，过道敞厅即作为会客地址。当笔者踏上十多级梯道入门时，看见周恩来副部长（时恩来同志任政治部副部长）正与曾琦先生并坐叙谈。周公（时人对恩来同志的尊称，下同）一见笔者就说："原来你和慕韩（曾琦名）先生也是熟人？"笔者就说："曾老先生是我母族的长亲"。周公又问："你也是隆昌人？"笔者说："我是富顺人，与隆昌是邻县嘛"。周公说："我来是向慕韩先生请教，并交换对当前抗战大局的看法和意见的。现在请慕韩先生谈吧！"曾琦先生沉默一下后说："我们对抗战大局还是很乐观的。古语说：'一成可以兴夏'何况我们还有半壁河山，如川、粤、桂、湘、鄂、滇、黔各省连成一片，是完全可以打破日寇侵略我国的企图的。"周公马上插话说："现在不仅有西南各省，我们还有

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下广大西北地区以及青海、新疆等省，合并起来，占全国领土一半以上。从国家疆土上讲，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毫无疑问的。现在关键问题是：全民族和各党派的团结一致，才是一支坚不可摧的战斗力量”。曾琦先生立即答复说：“我们青年党人，就是由一批爱国志士组成的。同是炎黄子孙，我们是特别重视民族团结的”。周公很高兴地说：“这点是非常重要的，这就很好嘛！！”

周公这时转向笔者说：“你们青年人，对于当前的局势，有些什么想法和看法？”

笔者立即答复说：“我们对于持久抗战的信念（周恩来同志曾于上年在长沙、衡阳两次宣讲过毛主席《论持久战》）还是坚信不移的。不过，大家对于什么叫‘抗战到底’问题上，发生有不同的意见。如有的人说：抗战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就是说抗日战争恢复到七七事变以前的情况，就是抗战到底了。但绝大多数人都坚持不同意见，认为抗战到底一定要恢复到‘九一八’以前的状况，才算到底。前者说：抗战是从七七事变开始的，能够恢复到那时的状况，就算抗战胜利了！后者坚持说：日寇侵略我们，是从‘九一八’侵占我东北三省开始的。保家卫国，必须打倒恢复东北。才算抗战胜利，才算抗战到底！两者都各说各的道理，应该怎样认识才算完全正确呢！”周公立即向曾琦问道：“慕韩先生的看法怎样呢？”曾琦答复说：“我们主张恢复国家的领土主权是主要的”。他未说明前面两说以何者为更正确。同时反问周公说：“你们共产党人又主张如何呢？”周公说：“我们共产党人的主张，一贯是坚定而明确的。抗战到底，就是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完全赶出中国领土，使我中华民族能够摆脱帝国主义势

力的压迫和奴役，完全独立自由才行。蔡韩先生前年（指一九三七年）冬天，不是写过一篇‘抗日必胜论’的文章，还刊在新华日报上吗！”曾琦很愉快的说：“我们两党对于抗日形势的理解和看法，是完全一致的”。

从“还我河山”想起冯玉祥将军

杨汝纶

近年来，常去自贡市，车过“洋灰桥”转入滨江路，路旁的花台上，连绵近一里路都是紫薇树。在茂密、紫红的花丛中，在龙凤山的斜坡上，赫然刻着四个涂红大字“还我河山”。这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九四四年，冯玉祥将军偕夫人李德全来自贡、富顺宣传，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国献金运动时写的。

前年五月，去杭州参观，畅游西湖时专门去拜谒岳坟。在岳飞的陵园里，又看到冯玉祥将军书写的“还我河山”的石碑。

“还我河山”这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内涵的四个大字，使我想起一段亲身经历的往事：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成都华西坝金陵大学读书。一九三九年冬，在华西大学礼堂中，听了冯玉祥将军的一次演讲，主要内容是宣传抗日。他的讲话通俗、生动，充满爱国激情，听讲的广大师生无不感动。

第二天下午，我到春熙路买书，在孙中山先生的铜像附近，意外地看到了冯将军。他穿着灰布棉大衣，正向当时的中华书局（现在的新华书店分店）走去。我情不自禁地跟着走了过去。书店主人迎着他进了里面的会客室，我立即在书店中买了一本纪念册，怀着敬仰的心情也走进会客室，恭敬地对冯将军说：“副委员长，请你给我题几个字（当时，

他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他笑容可掬地对我说："你怎么认识我？"我回答说："昨天在华西大学听了你的报告，很感动！"他高兴地问我："有笔吗？"我连忙把身上佩带的一支新民牌笔递给他。冯将军像使用毛笔那样握着钢笔，不加思索地在我的纪念册上写下"还我河山"四个大字，又写了"冯玉祥题"。他的书法刚劲有力，我的钢笔尖都裂开了。

这本纪念册，我一直珍藏着，可惜在十年动乱中被抄查遗失了。但是冯玉祥将军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却永久地激励着我。

“以脚报国”的杨漫华

苏铁生

五十四年前，即1931年10月21日出版的《北斗》杂志上，刊载了鲁迅先生一篇辛辣而有趣，题为《以脚报国》的杂文。文章写道：

“今年八月三十一日《申报》的《自由谈》里，又看见了署名寄萍的《杨漫华女士游欧杂感》，其中的一段我觉得很有趣，就抄在下面：

“……有一天我们到比利时一个乡村里去，……有许多女人来看我的脚，我伸起脚来给他们看，才平服了伊们好奇的疑窦。一位女人说：‘我们向来也不曾见过中国人，但从小就听说中国人是有尾巴的（即发辫），都要讨姨太太的；女人都是小脚，跑起路来一摇一摆的。如今才明白这话不确实，请原谅我们的错误。’还有一人自以为熟悉东亚情形的，带着讥笑的态度说：‘中国的军阀如何专横，到处都是兵匪，人民过着地狱的生活。’这种似是而非的话说了一大堆。我说：‘此种传说，毫无根据。’同行的某君，也报以很滑稽的话：‘我看你们哪里会知道立国数千年的大中华民国？等我们革命成功之后，简直把显微镜来照你们比利时呢！就此一笑而散。”

鲁迅先生接着写道：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